



老子集成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十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老子集成

第十卷

目錄

老子本義	鄭環(一)
老子道德經本義	董德寧(二五)
道德經纂述	汪光緒(七八)
道德經會義	劉一明(一三七)
道德經要義	劉一明(一九五)
老子約說	紀大奎 紀大婁(二〇八)
道德經輯註	鄧暉(二三二)
道德經解	純陽子(二八六)
校老子	王昶(三〇九)
老子臆注	王定柱(三二一)
老子參註	倪元坦(三四六)
老子襲常編	王紹祖(三八四)
老子雜誌	王念孫(四二二)

老子唐本考異	嚴可均(四二五)
道德經注釋	李西月(四三九)
老子韻讀	江有誥(四七八)
老子道德經幢殘石校記	
道德經經緯	吳雲(四八三)
	龔禮(四八七)

老子本義

鄭環

點校說明

《老子本義》二卷，鄭環撰。

鄭環（1729 - 1806），字夢楊，又字清如，江蘇武進人。二十四歲為縣學生員，五十七歲中江蘇省舉人，七十歲被選為揚州甘泉縣訓導。著有《老子本義》、《孔子世家考》、《仲尼弟子列傳考》等。

《老子本義》，鄭氏以註釋方式闡述對老子的理解。欲『以老子註《老子》』，主張『《老子》不可以一家言也』。認為孔子、孟子的思想也是發端於老子的，老子並不反對仁義禮智。

此次點校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泉尋樂堂刊本為底本。

老子本義序

天不可以一隅窺也，《易》不可以一端測也，《老子》不可以一家言也。言百家者，多祖老子，儒者獨擯棄勿道。嗚呼！《老子》果異於儒邪？邵子嘗以為得《易》之體矣。《老子》果無異於儒邪？其言固若有大異於儒者，莊、列、申、韓之徒，何晏、王弼之輩又旁引而曲證之。且晉以清虛亂，唐玄、宋徽以誕妄敗，至使後人以詆老子之故，竝黃帝亦詆之。嗚呼！夫子之繫《易》也，黃帝與羲、農、堯、舜竝稱，黃帝固可詆邪？夫子嘗以猶龍贊老子，老子又可詆邪？吾於是知黃帝之見詆百家，言黃帝之過也；老子之見詆百家，言老子之過也。至《五千言》之若大異於儒者，惟言命為然。而深於《易》如邵子者自知之，若言性則皆《詩》、《書》之微指也。以《易》、《詩》、《書》之微指，亦擬之議之，以至於大異，則非老子之過，註《老子》者之過

也。環不敏，嘗泛覽昔之註《老子》者七十餘家，俱各以其見見《老子》。竊疑《老子》之或如是，或不盡如是也。閒居無事，欲以老子註《老子》，因采舊註之近理者，與同學諸子之說，竊附以己意，不知有當於老子否也。若夫比之天、比之《易》，則因吾夫子及邵子之言而私擬議之，亦不知有當於夫子及邵子之意否也？謹書私見，以俟後之君子。

昔乾隆甲辰仲春

武進鄭環夢楊氏謹序



老子列傳

老子者，《釋文》：生而皓首。劉向云：

受學於容成，生殷時。楚苦音怙。縣厲音賴。鄉曲仁里人也，《括地志》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姓李氏，

葛玄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路史》：伯翳

生大廉，若木、恩成，恩成之胄世為理以命族。至紂時，理微取契和氏，遭難伊墟為李氏，其裔孫乾字元杲為周上御史，取洪氏曰嬰敷，感飛星而震，十有二年副左而生儋，曰玄祿，是為伯陽。甫生而能語，黃面皓首，故謂老子。據此，則老子固伯益之裔，而李之得姓受氏也久矣。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

字伯陽，周語所謂伯陽父是也。謚曰聃，《說文》：聃，耳漫也。周守藏室之史也。《索

隱》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

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為官名。孔

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家語》：孔子謂南

宮敬未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

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

遂言於魯君曰云云。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

馬二匹。豎子侍御，敬未與俱。《史記》亦言：敬

未與孔子俱適周。按《春秋》魯昭公二十四年春王

二月丙戌朔，仲孫閱卒。昭七年《傳》言孟僖子病，

不能相禮，及其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昭十一年《傳》言反自侵祥，宿于蒧氏，生懿

子，及南宮敬未于泉邱。人侵祥之盟在五月，二子

之生在昭十二年，僖子之卒二子才十三歲。是年夏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曾子問》所謂昔者吾從老

聃助葬于蒼黨，及殯日有食之是也。敬未新喪，必

不能偕夫子適周，而夫子嘗言自南宮敬未乘我以

車，則請乘於昭公者敬未，而敬未之適周《史記》、

《家語》所附會也。《正義》謂孔子問禮，在周景王

時，孔子蓋年三十。按昭二十年孔子年三十，是年

不書日食，且說與何忌尚未事夫子也。《莊子》謂孔

子年五十一，孔子南見老子，當定公九年。是年亦

不書日食，況孔子已為中都宰，又何暇適周邪？以

《春秋》經傳及《曾子問》反覆推之，問禮斷在昭二

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歲。老子曰：子所言

者，其人人，指人身而言。與骨皆已朽矣，

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史記索隱》曰：蓬，

蓋也。累，隨也。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

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立言不足恃，立功不可必，惟有立德而

已。立德在於無我，無我在於若愚，自闇然以至無

聲無臭，皆是道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

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四者，若

愚之反，而有損於身，故必去之而後德可立。按：

四者，皆非聖人所有，而聖人之少壯亦有之，但與學

者不同耳。晏子謂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

之節，老子所謂驕氣態色也。恭而安則無是矣。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老子所謂多慾淫志也，食不語，

寢不言則無是矣。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為罔，網同。游者可以為

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

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

其猶龍邪！惟聖人能知聖人，故以猶龍贊之。

龍，《易》道也。邵子曰：老子得《易》之體，孟子

得《易》之用。愚謂老子非無用而言體者多，孟子非

無體而言用者多。後之知老子者，邵子而已。孔

子將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索隱》：莊周財作軒。仁人者

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辯廣大一本作宏

遠，《家語》作闕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

惡者也。此不能若愚之禍，恐孔子之周流而不免

也，故戒之。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

者，毋以私己。一本作有己，《家語》作無以有

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按句法倒，而

惡己亦疑誤。二句立人倫之極，知孔子之為儒宗

也，故勗之。歸而求之於身，則道不遠矣。

道即身而存，無益於身者，不可不去。本具於身者，

不可不求。蓋天地一大人身，人身一小天地。外身而求道，是外天地而求道也，不亦遠乎！子曰：

謹受教。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或以爲函谷關。關令尹喜

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一書，不言性則言命，或兼言性命。多述義農以來建言者之言，而老子未嘗有意於立言也。非尹子強之，且不復著書矣，後人何由知古始哉！於是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釋文》：河上公爲章句四卷，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踊身空中，文帝乃改容謝之。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言治身治國之要。按：

孔子適周當在魯昭公二十四年，王室亂已三年，而老子不去，待孔子也。自是而中國有儒宗，可以出關矣！《傳》稱周昭王癸丑度關，關令尹喜館之於終南草樓，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者，誤。莫

知其所終。劉向云：西過流沙，莫知所終。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註，註子宮，元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因家於齊焉。按：《史記》

叙老子後裔，此五十三章，所謂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是也。學老子者，以不娶爲道，老子果有是

道邪？亦可嘆已。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按：老子與儒非判然不同也，其異在豪髮之間。老子志在義農唐虞而兼言天道，孔子志在堯舜文武而專言人道，如是而已。若漢之所謂儒，其上爲賈誼、董仲舒之醇茂，其次爲鍾向、匡衡之經術，其下爲趙綰、王臧之文學。漢之所謂黃老，其上爲蓋公、曹參之清靜，其次爲張良、陳平之智謀，其下爲申不害、韓非之刑名。賈、董、鍾學儒而未盡孔之道，其餘則謬矣。蓋曹、張學老而未盡老之道，其餘則謬矣。蓋漢人未有真知孔與老之異同者，史遷且謂刑名原於道德，特因韓有《解老》、《喻老》二篇而目之，實則韓非未嘗知老子之指也。後儒且以漢文崇尚老子爲警，嗚呼！秦法煩酷極矣。非寬大如漢文，則人類將盡。非道德如孔孟而侈談《周官》，其禍將烈於莽與安石與。其爲二王以禍天下，何如爲曹相國邪？

老子本義

鄭環撰

上經

漢景帝以《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王羲之本作《太上玄元道德經》上篇。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奇數，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偶數，故有四十四章。唐玄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然其中道德每互相發明，不可得而強分也。按：王弼註本上經不題道經，下經不題德經，且分章無第字，今从之。

道可道，非常常，真常也。即十六章知常容之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熟趙氏同翻曰：名即指道而言，二十五章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趙氏同翻曰：無名，道之體。四十一章所謂道隱無名也。兩儀涵於太極，故曰始。有名，道之用。三十二章所謂始制有名也。萬物由之化生，故曰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王本从妙，一本作眇。諸本多於常無作讀，按三十四章有常無欲句，宜从本經。常有欲以觀其微。音叫。《釋文》：微妙也。一本作窈。顧氏日融曰：



妙，無中生有也。微，自有還無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老子欲以玄示人，而恐人之以道爲道，以名爲名，而不知常道、常名也。故探本而颺言之曰：道可道乎？可道非不殆之常道也。常道，不可道者也。名可名乎？可名非不去之常名也。常名，不可名者也。常道無名，天地於以生，天地有名，萬物於以生。無也，有也，不獨天地爲然，吾身亦有之。故常無欲，以觀離之自無而生有，則有爲妙有；常有欲，以觀坎之自有而歸無，則無非真無。有無二者，同出於中黃太極而異其名，實則離卦乾中含坤，坎卦坤中含乾，莫不各有一太極。太極即玄也。玄之而自無生有，又玄而自有歸無，衆妙於是乎出。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矣。此體道之極功也。

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河上公曰：自揚其美，使顯揚也。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有爲，有言，則人知其美，知其善。知美而美去，知善而善去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六者皆美惡、善不善相倚伏之喻。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此二句一章之大指，順萬物性命之理，則無爲而無不爲，亦終日爲而未嘗爲，不言而無不言，亦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自美，不自善，天下莫知其美且善，此爲

真美真善。萬物作而不爲始，不爲始，王本作不辭。古始、辭聲同，故誤作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申言無爲不言之意。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居之，斯去之矣。再申不居之意，而不爲始、不有、不恃之效在其中。此章言玄之貴乎靜默也。不居美善，自無不美善，無爲不言，如是而已。

二章

不尚賢，不自尚其賢，或曰不尚虛名之賢。使民不爭；丹陽匡氏晉珏曰：不尚賢，不以賢爲尚也。上古淳樸，未有智賢愚不肖之別，故無爭。四十九章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即不尚賢之意。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釋文》：又作彊。其骨，四其字皆指民而言，或曰：虛心，孝弟忠信。實腹，家給人足。弱志，安分守己。強骨，樂事赴功。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此承上無爲而言，民之難治，以爭盜亂而敢於爲也。爲生於欲，欲生於知。知賢、知貨、知可欲，而民敢於爲矣。不尚、不貴、不見，則能使民無知、無欲。無知則心虛而神不虧，故腹實；無欲則志弱而精不搖，故骨強。心志虛弱，民即有知者，而亦不敢爲，況無知者乎？而又何爲乎？故無不治。

三章

道盅冲同，虛也。而用之，或常也。不盈。《釋文》：本亦作滿。按：盈作滿，避漢惠諱也。盈則不冲。淵兮，河上本作淵乎，《釋文》作淵兮。言其深。似萬物之宗。叶尊。主也。挫其銳，解其紛，河上本作芬，蘇靈芝本作忿，俱誤。和其光，同其塵。湛兮，言其清。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李氏約曰：帝，生物之主也。之先。叶辛。蘇氏轍曰：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此言道體至虛。體道者，必由虛而後能入也。道冲而用之，或盈，則有銳、有紛、有光、有塵，而道且不存。又安能超萬物之先而爲之宗哉！惟銳可以入物，挫之而智勇化紛，足以擾心；解之而性情恬光，可以鑑物；和之而妍媸渾塵，足以浼已；同之而垢淨忘則，冲然而虛，而道庶乎其存於吾矣。夫宰萬象者，帝也。有帝而後有萬象，有道而後有帝。道處乎帝之先而爲天地始，爲萬物母，又焉知道爲誰之子耶？此所以爲萬物之宗也。

四章

天地不仁，仁，姑息也。如婦人之仁之仁。以萬物爲芻王本从多。下同。狗；東草爲狗，祭則設之，祭畢則毀之。王氏弼解誤。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賢去心八寸四分，四寸二分即守中之中，所謂天地之間也。

一名中黃宮。其猶橐籥乎？橐，橫籥管，所以鼓風冶鑄之器也。虛而不屈，河上本：屈，竭也。《釋文》從顧本作掘，誤。動而俞愈同。

出。多言數窮，氣耗於言，言則中不能守，而精神易困，況多言乎！不如守中。此言天地聖人之不足恃，而惟守中可以立命也。萬物莫不恃天地，以爲天地生我，我死則必救我；百姓莫不恃聖人，以爲聖人生我，我死則必援我。然而萬物百姓之生死，猶芻狗之成毀，雖天地聖人，安能爲之姑息而緩其須臾之死耶？苟欲不死，莫如希言而守中。中何？在心之下，腎之上，所謂天地之間也。此猶橐籥之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守之而絃絃若存，用之不勤，則命自我立矣。老子切於救世，而讀者不得其指，乃謂老子詆天地，毀聖人，不亦誣乎！

五章

谷河上本作浴。浴者，養也。誤。《釋文》：谷，中央空者也。神，元神居天谷，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即守中之中。張氏用成以爲其穴在乾下坤上，震西兌東。中，藏元始祖氣。或以爲偃月爐懸胎鼎者，誤。或以爲兩腎中間，混元一穴者，亦誤。河上公以爲口鼻。爲漢文言之也。帝王不學堯舜而學神仙，則慢民而悖天。且堯舜得無量壽而神仙猶不免諸劫，亦烏能及堯舜之萬一哉！秦皇漢武求仙而反爲方士所欺，唐憲宗且以餌金石而速禍。三君之治，亦不及漢文遠甚。此可以鑒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蘇本作

玄牝門，天地根。張氏用成以天地根爲陰蹻穴，名北海，一名西江。其形仰開，如偃月，又名偃月爐，元始祖氣存焉。人身逐日產鉛之地，而生天地之根也。以上四句廣成子授黃帝之言。絃絃綿同。蘇氏轍曰：微而不絕也。若存。用之不勤。

此承上章而言守中之功也。谷神何以不死？恃有玄牝而已。玄牝之門何以闔闢？恃有天地根而已。玄牝，即中也。守之而絃絃然若有若無，則息息歸根而用之，不至於勞且憊。由是而聖胎成焉，嬰兒生焉，自中黃升於天谷，又何死之有哉！

六章

杜氏道堅曰：《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言》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古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河上公曰：先人後己。而身先，外其身，河上公曰：薄己厚人。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河上本作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蘇氏轍曰：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愚謂人莫不有私，而各私其私身者，人之所私也。爲人之身謀而不爲己之身謀，則己無私而人得遂其私，人人得遂其私則己之私不求遂而自遂矣。

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老子之指，至孟子發明之而其蘊無餘矣。

七章

道家之學，在於長生而不知自生，則自私，自私則與天地萬物漠不相關，而生生之本絕矣。此承上章而痛闢方士長生之說，而長生之秘實盡洩於此。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不自生。聖人即以天地心爲心而不自生，此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以與天地參也。孰謂老子僅爲道家之祖哉？

上善若水。水一本有善字。利萬物而不爭，處《釋文》：一本作居衆人之所惡，匡氏晉珏曰：人好剛而水至柔，人好上而水就下。故曰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王本从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此承上章而申言後其身，外其身之意，生生而不自生道也。遠於道者，多尤，尤生於爭，爭生於利物而不肯下物。夫不爭而不能利物，則內其身。利物而不免於爭，則先其身。是皆有善之見者存而非道也。善之上者若水然。爲天下豁，善地也。大盈若冲，善淵也。以有餘奉天下，善仁也。希言自然，善信也。若烹小鮮，善治也。無爲而無不爲，善能也。不敢爲天下先，善時也。七者皆利萬物而不爭之目，故幾於道而無尤。

八章

持如持籌之持。司馬君實本作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如揣摩之揣。而銳出尖鑽刺以求進也。一本作稅，音銳。又作敲，音皃。量也，試也。又音舛，義同。當作鼓，音皃。有所治也。俱不如河上本作銳為長。之，不可長保。王氏弼曰：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揣摩。金玉滿堂，《釋文》本或作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蘇本从僑。自遺其咎。功成、名遂。《釋文》本又作成。誤。身退，王氏弼本作功遂身退。天之道。此承上章不爭之意而言，盈不如虛，銳不如鈍也。持必得之策，以盈其欲，則滿而溢，至於莫之能守而後曰不如其已，已不能已矣。揣可入之勢，而銳於進，則驕而危，至於自遺其咎而後曰不可長保，已不及保矣。豈知天道忌盈而惡銳，四時之運，成功者去，而況於人乎？

九章

載營魄也。魄抱一，能無離乎？言形載魂，魄合而為一，抱之而不離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河上本作活。國，能無為乎？天門泥丸。開闔，能無蘇本誤作爲。雌雄陰氣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河上本作智。《釋文》作以知乎，誤。生之畜之，一本無此句。王氏弼曰：生之不塞其原，畜

之不禁其性，趙氏同翻曰：不禁，疑是不擾。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河上本作侍，誤。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不盈不銳而能退，則可進於玄德矣。玄德之要，在於抱一。一太極也。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一陰一陽，合則生，離則死。有以載之，則魄鉗魂而魂不游，魂宰魄而魄不散，魂魄相抱而復歸於一矣。一為吾身之神，而神藉乎氣，氣散則神飛，氣強則神怯，故必專氣致柔，如嬰兒之在腹，無視無聽，呼吸隨母，而後一可抱也。氣柔矣，幾於玄矣，而不免有玄之見，見以為玄即為玄之疵，故必滌除之而後一可抱也。無疵矣，神寓於氣，氣猶民也，氣寓於身，身猶國也。愛之治之，而不免於為熊經鳥伸，則助長而反以害之，故必無為而後一可抱也。無為矣，而天門不能開而無闔，則猶有一毫之陰氣而不能純陽，故必無離而後一可抱也。無離矣，明白四達而六通具足矣，然知白而不能守黑，則光以曜而神易離，故必始終皆無知而後一可抱也。無疵、無為、無離、無知則如嬰兒而無離，生之畜之，不有、不恃、不宰而玄德全矣。

十章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空虛之處。有車之用。埴音墀，和土也。王羲之及王弼本作埴。《釋文》、《聲類》云：埴，柔也。《方言》云：取也。如淳作擊。埴，《釋文》：杜弼云：埴，黏土也。司馬云：埴，土可以為器。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蘇本作牖，誤以為

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承玄德而言心之貴乎虛也。有實而無虛，非有則無淪於虛，而無之用不彰。非無則有滯於實，而用之利不顯，有無相資，而人但知有而不知無，故即車器室以明之，而致虛之功亟矣。

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味令人口爽，爽，舌毛腭燥而不知味也。《釋文》：差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如字。妨。行妨，行多窒礙。所謂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言目而四者在其中。故去彼取此。此承上章而言腹之貴乎實也。色所以說目，音所以娛耳，味所以適口，獵所以快心，難得之貨所以利於行，人之所以為之也，而盲、聾、爽、發狂、行妨之害實由於此，則為之適以害之，又何取乎彼耶？故聖人盡去之而獨為腹，蓋目以狗物而反害乎己，不如腹以物養己而有益於己也。去彼所以虛心，取此所以實腹。

十二章

寵猶愛也。辱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若驚，貴一作潰，誤。河上云：貴，畏也。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蘇本从河上本無若驚。寵為下，下，猶辱也。王本作何謂寵

辱，辱爲下。一本作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

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王本無此

句。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

患，爲吾有身。苟王、蘇本作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此即外其身而身存之意。故貴

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蘇本作

若可寄天下。一本作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

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一本作可以託

天下。此言爲腹者不以天下爲寵貴而忘其身也。

人皆驚辱而不驚寵，則恃寵而辱必至；患身而不

患貴，則挾貴而患必生。不知寵爲辱根，苟以寵爲

辱而得之若驚，猶失之若驚，則忘寵，雖寵以天下，

亦愛其身而不愛寵，而其身反可託於天下矣；貴

爲患本，苟以貴爲大患而貴之爲身患，猶身之爲吾

患，則忘貴，雖貴以天下，亦貴其身而不貴貴，而其

身反可寄於天下矣。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夫何辱

與患之有哉？

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希，

即大音希聲之希。《釋文》：靜也。搏《釋文》：

簡文補各反，王蘇本同。一本作搏搏，以手圍之也。

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

混而爲一。其上不皦，皦，明也。其下不

昧。叶蔑。蘇州虎邱石刻陳希夷十六字訣云：

黑暗不知暗，仰天上一明，到處明俯地下。即不皦

不昧之謂。繩繩兮繩繩如繩之連貫而不可絕也，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

無象蘇本作物。之象，是謂芴芒。一本作忽

恍，惚恍，同。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

始，是謂道紀。此言不以身爲天下，則內重外

輕而可幾於一，一者太極也。目視、耳聽、手搏則一

散而爲三，曰夷、曰希、曰微，則三混而爲一。何

也？一本居中而無物，而其上爲離，上閉則不皦而

下交於坎，其下爲坎，下閉則不昧而上交於離。坎

離交而繩繩不絕，則二物復歸於一而無物。無物則

無狀無象而惚；無物而其中有物則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而恍。恍恍惚惚，無首尾亦無古今，不得已

而強謂之古之道，執之以御今之有，則與古始相契，

而道之紀綱在我，此得一之妙也。

十四章

匡氏晉珪曰：此承十章抱一之指，而申言一也。

古之善爲士，一本作道。者，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蘇氏轍曰：蠱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

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夫惟不可

識，故強爲之容。豫《釋文》本或作懷，誤。

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隣，豫，象屬。

猶，犬名。皆不果貌。儼矜莊貌。今其若客，

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釋文》：

又作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七

者，皆強爲之容。孰能濁以澄王本無澄。靜

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王本無動。

之？徐生。蘇氏轍曰：世俗之士以物汨性，

則濁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不復生，善

士知之濁以澄，則動中有靜，故靜之徐清，微妙者益

微妙矣。安以久則靜中有動，故動之徐生，玄通者

益玄通矣。保此道者，不欲盈。王本有夫唯

不盈句故能敝《釋文》：作蔽。王云：覆蓋也。

誤。不新成。王氏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

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也。此言抱一之不可盈

也。盈則喜新成而惡敝，無論新則必舊成，則必缺

不能耐敝也。且即新成之時，亦甚淺而易識耳。善

爲士者甚深，雖強爲之容，究莫識其徐清、徐生之妙

也。清不自清，孰能渾其性而性澄耶？非挫銳，解

紛而靜之不能湛今，或存而清也。生不自生，孰能

任乎命而命久耶？非虛極靜篤而動之，不能萬物

並作而生也。清矣、生矣，何以保之？不欲盈而

已，此其所以久而不敝與。

十五章

致致，推而極之也。虛極，守靜篤。萬物竝

作，吾以觀其復。一陽生。夫物貶貶，芸

同，竝作貌。各復一本無復歸其根。歸根曰

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



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此承上章徐清徐生之指而言復命之在乎虛靜也。道生天，而天以真常與我，此我之命根也。我

惟以心交乎腎而一念不生，則無中生有，萬物竝作矣。萬物芸芸竝作，而腎交乎心，則有復於無，歸根而靜矣。靜則命復而真常現。知而順之者，明也。不知而助長以招凶者，昏也。且知常豈徒明而已哉！知之則量大而容，容則無私而公，公則物皆歸往而王，王則無不覆幬而天，天則於穆不已而道，天下孰久於道，而道又何殆哉？身沒而有，不殆者存，所謂能敝非與。

十六章

太上，《釋文》：顧云：太古上德之人也。不，諸本俱作下。吳氏澄註本、《永樂大典》俱作不，今從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蘇本無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王弼本作悠。孫登、張憑、杜弼並作由。猶，笑貌。如《莊子》猶然笑之之猶。其貴言。貴言，尚口也。民叛民疑，故作誓作誥以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太上之世，道尚無爲。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民不知有君也。其次，以仁爲治，先賞後罰，而民親且譽之，始知有君矣，然猶不知畏也。其次，以義爲治，先罰後賞，而民畏之，愈知有君矣，然猶不敢侮也。其次，以禮爲治，而崇尚文告，及其衰也，昏庸懦弱而民侮之，何也？無以取信於民而徒貴口舌。

此衰周之弊。若夫太上之民，含哺鼓腹，皆謂我自然，然而，信之至也。所謂不知有之者如此。

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虞夏之書，無非仁義，而未嘗言仁義。蓋猶大道爲公之世也。至商書而始有仁義之名，而大道已隱。道猶太極，仁義猶陰陽。太極判而爲陰陽，有陰陽而太極已隱矣。智惠通。出叶翠。有大偽。六親王氏弼曰：父子、兄弟、夫婦也。《正義》：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子六也。按：外祖父母當兼舅氏而言。父母，妻父母也。姊妹，姊妹之子也。妻兄弟之子無服，當指內兄弟之子言。《正義》辭不別白，且下言孝慈，當從王氏。不和，叶宜。有孝慈。一本作子，誤。國家昏亂，作亂昏方叶。有忠臣。大道之世，質實無偽，而未曾有仁義之名。迨至大道廢，而人知有仁義矣。智慧出，而人且有偽爲仁義以欺世者矣。夫有聰，而舜始以孝名；有桀、紂，而龍比始以忠名。忠孝之有，非國家之福也。然則世而有仁義智慧也不已，淳漓朴散耶。

十八章

絕聖聖，通明也。如臧文仲稱元聖，武仲稱聖人之聖。弃智，民利百倍；大偽由於智慧而民害滋，故絕棄之而民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孝慈，仁義之實也。驚仁義之名而僞以要之，則孝慈之眞失。如墨子以兼愛爲仁，則無父而不孝；

楊子以爲我爲義，則無子而不慈。故絕棄之而孝慈復。同邑蔣氏承會曰：仁義，孝慈之文。孝慈，仁義之實也。聖人以仁義教民，欲其孝慈而已。行之久而名存實去，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世之高談仁義而不務孝慈者多矣，與其驚文而喪實，不如絕棄仁義之名而孝慈自復。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蘇氏轍曰：巧利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棄之而盜弭。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釋文》：註同。見素抱朴。《釋文》作樸。少私寡欲。呂惠卿曰：此三者以爲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雜而非文。抱朴，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不雜，不散，而少私寡欲，然後可以語絕學無憂之至道。焦氏竑曰：屬，猶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着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由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意乎見素抱朴，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蓋老子絕之於彼，正欲其屬之於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十九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相去幾何？善一本作美。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畏

不學也。荒廣遠貌。今其未央哉！憂無盡

也。衆人熙熙，如享簡文：許庚反。河上本作饗，一本作享。太牢，如登春一本作春登。

臺三句嗜學之狀。我獨泊恬靜貌。《釋文》作廓。河上本作泊，一本作魄。蘇本从怕，誤。今

其未兆，以下皆無憂之狀。如嬰兒之未孩，王弼本作咳。焦氏竑曰：無朕兆也。乘乘《釋

文》作儻儻兮。當从古本、河上作乘乘兮。乘乘，猶言夢夢也。今若無所歸。焦氏竑曰：無棲泊

也。衆人皆有餘，馬氏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叶茲。沌沌渾沌之沌，未分貌。蘇本

作純純。《釋文》：本又作沌。今！衆人昭昭，《釋文》：一本作照。誤。我獨若昏，衆

人察察，我獨悶悶。平聲。澹兮其若海，《釋文》：古本、河上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

漂兮王弼本作颿兮。《釋文》：河上作淵兮。梁簡文作飄兮。若無所止。二句蘇本作忽若晦，寂

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固。古鄙字。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王本作

而貴求食於母。按：求字、於字係開元本所增，然則今之王帖，亦非盡右軍舊本也。母即萬物之母之

母，道也。世之學者，學爲聖智、仁義、巧利而已，不知此皆道之子孫，而非母也。是以學愈博，憂愈多，

憂失學而不善，且畏失學而入於惡也。夫舍道而但論善惡，則善惡猶唯阿，其相去正無幾耳！苟人畏失學，而吾亦以失學爲畏，則生有涯，知無涯，憂不且未央乎哉！衆人以不學爲憂，以嗜學爲樂，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樂矣而忘食、忘寢，憂且無央，是皆狗子孫而忘母者也。我獨絕之而泊兮、乘乘兮、沌沌兮、澹兮、漂兮，頑且鄙而無憂，亦學不學，而以母之乳自養耳！此之謂味道腴。

二十章

孔子言仁義，而老子絕棄仁義；孔子好學，而老子絕學，故儒者多以老子爲異，而非異也。孔子所謂仁義即老子所謂道德，老子絕棄之仁義，乃楊墨之仁義，而孟子所距放者也。孔子好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由人而達天也。老子絕學，而學不學，通乎晝夜之道，而浩浩其天，即天以該人也。但孔子罕言命而老子屢言命，且其言命也，言理以接羣聖之統。其詞畧言氣以啟羣眞之脈，其詞詳故學，孔子而得其宗，上則爲思、孟，次則爲程、朱。學老子而不得其指，高則爲莊、列，卑則爲申、韓，此其所以愈趨而愈異與！

孔大也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恍同。惟惚惚同。忽兮恍，一本作恍兮，有兮字。下二句同。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王本作有。精甚眞，蘇本從眞，一本無此句。其

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如

《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之閱。衆甫。始也，美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一本作狀。《釋文》：河上一本云：吾何狀也。哉？以此沌沌悶悶，豈眞頑且鄙哉！大德之容，惟道是從而已。何謂道？恍惚杳冥之謂道。恍惚由靜而動，吾身天地將判之時也。其物爲戊土，窈冥由動而之靜，吾身天地將合之時也。其精爲己土，二土合而爲主。主者，信也。所謂道也，吾身之道，即天地之道，而衆甫出焉。衆甫稟道而來，不能不辭道而去，而道則閱衆甫，而不與衆甫俱去。吾何以知衆甫之見閱哉？以道之亘古今而不去也。然則有志於德者，非道之從而何從哉！

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正；蘇本誤作直。窪《釋文》：顧云：洿也。河上本作窞，音義同。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裒抱同。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惟道是從，道即一也。一之用，在乎不爭，而能曲。人之所以不能曲者，以爲曲則不全也。乃以全求全，而反得曲。不以全求全，而反得全。此猶正不如枉，盈不如窪，新不如敝，多之惑不如少之得。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而已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所

謂抱一而不爭也，即所謂曲也，明也，彰也，有功也，長也。所謂為天下式而莫能與之爭也，即所謂全也。然則古之所謂曲則全者，非以全誣天下也。曲無意於全，而全自歸曲，故曰誠全而歸之。

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崇崇，終也。一本作終，下同。朝，驟雨不崇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蘇本無樂，下同。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抱一而行不言之教，則聽之不聞而希，而返於自然矣。彼多言而數窮者，如飄風驟雨，曾不一瞬而已，歸於無何有之鄉。是何也？為風雨者天地不獨飄驟之，風雨不能久，即天地之久，而以道之久視之天地，亦終有毀壞而不能久，況於人乎？故人而欲如天地之久，莫如從事於道。事道而希言，則道者同於道，道亦樂得之，德者同於德，德亦樂得之。不事道而多言，則失者同於失，失亦樂得之。彼失者信不足，而欲人信，故多言。然多言而人愈不信，何如守中而復於自然哉！

二十三章

跂王弼本作企，河上作跂。按：跂从支，不从支，音啟，芻註切。博雅勇也，當作踊。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

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薛氏蕙曰：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蘇氏轍曰：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其在道曰，王本作其在道也曰，蘇本作其於道也曰，一本無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郭氏乾泗曰：行，古通作形。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故有道者不處。此言不從事於道而好爭，則恃其有而反喪其有。道冲而不盈，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宋古寂字。兮寥河上云：寥，空無形也。按：寥，當作應。鍾氏會作應，云空疏無質也。王弼本作寥。今，蘇氏轍曰：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鍾氏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叶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叶斗。強為之名曰大。叶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一本作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一本無此二句，王本作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言道之大而王當法之也。道本自然而生，天，生地，生人。人之至尊者為王。人由天地而生，天地由道而生，道非由天地而生。謂之無，未嘗不

有物也。謂之有，未嘗不混成也。先天地生，迎之不見其首也。不改，不殆，隨之不見其後也。天下有始，為天下母也。名可名，非常名，不知其名也。無名而強為之名，則字之曰道，而以大名之。流而不息，大曰逝也。自古及今，逝曰遠也。無往不復，遠曰反也。此道之所以為大也。然而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居四大之一，可不非法道以為治乎？苟能法地之博厚，進而法天之高明，更進而法道之不貳，則純亦不已而歸於自然矣。

二十五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當。君，韓非曰：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是以聖人王本作君子。終日行，叶問。不離輜重。郭氏乾泗曰：古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曰輜重。雖有榮觀，郭氏乾泗曰：榮華之觀。燕處王弼本作宴處。簡文云：謂靜思之所宴居也。超然。奈何萬乘之主，叶阻。而以身輕天下？叶戶。輕則失根，王弼本作本，河上、王、蘇本俱作臣。躁則失君。《釋文》謂失君位。此言王者之不可不重且靜也。重足以宰輕，故為輕根。靜足以鎮躁，故為躁君。終日行，疑於輕矣，不離輜重，則不失根。有榮觀，疑於躁矣，燕處超然，則不失君。此聖人所以慎持其身而足為萬乘主也。奈何王者以臣民仰賴之身而輕天下乎？凡天下之可

欲者，如聲色、貨利及遊田、攻伐之類，足以快心，亦足以害身。一念不謹，遂乎欲，則已輕，動乎欲則已躁。根與君交失，何以保其身乎？故王者慎動。

二十六章

善行無敵，梁簡文云：應車邊，今作彳邊者，古字少也。迹，王弼本作跡。善言無瑕謫，蘇本从謫。善計，王弼本作數。不用籌策，蘇本作算。善閉，蘇本从問。無關，鍵其偃反。王本作鍵，一本作捷。距門木橫曰闕，豎曰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束也。而不可解。叶海。五句興下四句。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襲，重也。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一本作竊眇，言其迷也，亦通。此言道之要妙，不善人在善自救，善人在善救人也。不觀聖人乎？聖人既已自明其德，又以己之明，瞞人之明，而使人皆明。其於物也，復知之明，處之當，而使之各明其所明，則天下無棄人，亦無棄物而明，而又明矣。非重明而何？是以善人乃不善人之師，而不善人當貴之，不貴則不善自救而自棄矣。不善人乃善人之資，而善人當愛之。不愛則不善救人而棄人矣。若是者，彼雖自以為智，實則大迷而不悟者也。苟知愛知貴則知道之要妙，而可幾於聖人之明明矣。

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喻先後。為天下谿。《釋文》：或作溪。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喻太極。知其白，守其黑，喻明晦。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王本無歸，誤。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趙氏同翻曰：谿與谷皆虛而下者，然谿淺而谷深，谿顯而谷藏，故始曰不，此曰乃足。離復歸於樸。樸散而一作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此言樸之不可制也。樸者，無極之真，而人得之以為真常之德者也。人惟惡雌而好雄，惡黑而好白，惡辱而好榮，常德於是離焉，忒焉，不足焉，而樸因以散，必也。知彼而獨守此，為谿而冲而不盈，則專氣致柔，而歸於嬰兒矣。為式而明白無知，則守元抱一而歸於無極矣。為谷而受國之垢，則見素抱樸而復歸於樸矣。樸則渾然無極，而太極亘古不散者也。制則割，割則散，散則器，器則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聖人用之，不過以為官司之長而已。此之謂小制，小制非不器者也，不器非可割者也，故大制不割。

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言有神以主之。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恐其失而強持之之謂執。

凡蘇本作故。物或行或隨，或噓王弼本作歔，蘇本从河上本作响。温也。或吹，寒也。或

強或羸，弱也。或載安也。一本作培。王氏弼本作挫，誤。或墮。墮，同危也。是以聖人去甚，太過也。去奢，淫靡也。去泰，侈肆也。帝王之治天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未嘗有所為也。苟欲取而為之，如秦皇之歲古，則損之太多；王莽、宋神宗之復古，則益之太多。得已而不得已，必至於欲已而不得已，而敗且失隨之。彼亦知為與敗，執與失之相因，猶行與隨，噓與吹，強與羸，載與墮八者之相因乎？曷不師聖人也？殷因於夏，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所損益可知。順時為治，去其害者而已，夫何為哉？故無敗亦無失。

二十九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音旋。蘇本無好還，誤。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一本作兵，誤。之後，必有凶年。未還而害已如此，況將還之時乎？故善者果果，尚迪果毅之果。而已，王本作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已，止也。勝殷過劉，耆定爾功，載戰干戈，載橐弓矢，果而已者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呂惠卿曰：果者，克敵者也。



敵而克之，出於不得已，非以取強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蘇本無道，誤。早已。已，滅亡也。蘇氏轍曰：聖

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況以兵強天下者乎？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者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李氏載贊曰：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指深矣。

三十章

夫佳佳美而樂之也，而矜伐驕因之矣。兵者不祥。王本有之器，誤。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蘇氏轍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君子王本作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呂惠卿曰：貴之者，慎重也，非佳之也。兵者，不祥之器，王、蘇本俱有非君子之器句。不得已而用之，恬本或作恬，梁武音諱，誤。澹簡文作恬，

與淡同。河上本作恢，誤。為上，勝而不美。所謂不處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王本作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李氏佳謀曰：孟

子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之，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所者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以專生殺故。言王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一本作言居制，誤。以喪禮處之。一本無此句。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呂惠卿曰：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可知。老子之察於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愚謂上章言佐人主者，不宜佳兵，此章言人主不宜佳兵也。以不祥言之不獨不可得志於天下，且荆棘生，凶年至。其事好還，不道早已。君與臣交受其禍，又何可佳之有？

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王。從河上公本作不敢。臣。王弼本作天下莫能臣也。侯王梁武作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道之澤物無不均，猶甘露之潤物無不遍。始制有名，

名亦既盡也。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有名已非樸，然始制則猶近於樸。知止而亟守之，其違道也不遠，其反樸也不難，故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蘇本作與。江海。此自賓自均之喻，皇以道無名之樸也。帝

以德始制之名也，三代以仁義名亦盡有而可以止矣。知止而亟止焉，三代所以長久也。秦漢而降，以智力持天下，去道愈遠，世運亦愈殆，侯王苟知止，而漸歸於樸。何黃唐之不可復見哉！焦氏茲曰：道常，即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離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則有名矣。苟其遂於名而莫止，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之無。是故貴其知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萬物皆作於道，萬物皆歸於道。譬之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流也。異派必歸於宗，殊名必統於道。

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一本有止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人能知人而不能自知，智而猶未明也。能勝人而不能自

勝，力而猶未強也。明則知足，萬物皆備而富至矣。強則能行，死而後已而志篤矣。既明且強，生則立人極，而不失其所，生而無生也；死則返無極，而萬劫不亡，死而無死也。何久與壽如之？

三十三章

大道汜《釋文》：本又作汎。周、張並同。今，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王本作功成不居。愛養王本、王弼本作衣被，一本作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蘇本作不爲，誤。主，道不爲主，故物亦不知主，所謂民無能名也。可名於大矣。所謂汎今其可左右者，如此。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河上本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也。王弼本以其終不自爲大。王本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一本作以其終不自大。焦氏竑曰：即不辭不名，有不爲主之謂。故能成其大。凡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有而爲主，則能大而不能小。避有而不主者，必將辭物而不生，則能小而不能大。是皆膠於一而不可左右者也。惟道不名有，不爲主，則無欲而小，生萬物而不辭，則物歸而大。此道之所以無可無不可也，然而道之大由於不爲大，爲大則道亦小矣。故聖人法道而聖人亦大。

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

呂惠卿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也。

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王本作言。淡

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蘇本無既，誤。既，盡也。此申言大道之用也。汎今其可左右大象也，執之以治天下，則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出作人息，帝力何有？又何害焉？安平泰，所謂不害也。夫物之有味者，莫如餌；足視聽者，莫如樂作樂。設餌非不足以止過客，然至樂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則用之猶有既也。道無味無形無聲，可用之以治一世之天下，并可用之以治萬世之天下。親賢樂利，沒世不忘，豈可得而既乎？

三十五章

將欲翕王从河上本作喻，王弼本作儔，簡文作歛。斂也。一本作給，又作洽，并誤。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韜其明而微之，所謂柔弱也。柔弱勝剛強，王本作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本無兩之字。魚不可脫於淵，叶因。國本作邦，漢諱邦爲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雪之將降也，必先溫；旦之將明也，必先晦；天之道也。聖人法之，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微其明而自處於柔弱，此其所以勝剛強也。柔弱猶魚之淵，脫淵則魚死。柔弱勝剛強，乃國之利器，示人則國亡。

三十六章

愚按此章近於蘇、張、孫、吳之術，而不知天之厭亂，聖人之除殘，皆是道也。蘇、張、孫、吳以此濟其私則爲術，湯、武、伊、呂以此行其仁則爲道。否則爲宋襄之仁義矣。故後世小儒當大任，則往往僨事者學宋襄而不學聖人也。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叶訛。陸氏希聲曰：

道之所以爲常者，以其體無名，故常無爲；用有名，故常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叶呼。化而欲作，動也。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河上本作吾將鎮之，誤。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王弼本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一本作定，古正字似定，故誤。此言侯王當抱樸而不當有抱樸之心，道即樸也。無爲故無名，無不爲故物將自化，將化而民不免有欲化之心，則化猶未化也。當鎮之以無名之樸，而使民之不欲。然欲民之不欲，而吾不免有欲樸之欲，則吾之欲猶未靜，而樸猶未樸也。必也并無名之樸而亦不欲，則樸之至，靜之至，無爲無名之至而與道爲一矣。天下有不自正者乎？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如此。

三十七章



老子本義

下經

王本作《太上玄元道德經下篇》。《釋文》：德經四十四章，一本四十三章。按《釋文》後一說誤。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指施報而言。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仍，執醜虜之仍襲也。王氏弼本作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王本作取，誤。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上德由仁義行者也。博

施而無施之心，故無爲而無以爲，近於道而有德。下德行仁義者也，博施而惟恐施之不博，故爲之而有以爲，遠於道而無德。上仁近乎上德，中心惻怛而無所不愛，不及上德者無施之心，而不免有施之迹，如下車泣罪是也。上義近乎上仁，而同乎下德，隨事制宜而無所不當，不及上仁者有施之迹，而又

有惟恐施之不博之心，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是也。此皆自盡而不責報於人，所謂厚與實也。上禮則尚往來，來而不往則人以無禮責我，往而不來則我以無禮責人。春秋之世，往往有一言一事之失禮而興兵構怨者。所謂攘臂而仍之也。故惟三皇以道冒天下，道失而後德，皇而帝也。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帝而王也。義失而後禮，其始也以禮相尊，其繼也以禮相責，以智相逆億而亂生焉，王而伯也。夫天下莫不尚禮，然有忠信以主之，則施而不德，亦何惡於禮？否則以禮自矜，則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天下莫不尚前識，然有道以宰之，則知白守黑，亦何惡於智？否則以明自銜，是道之華而愚之始也。處厚不處薄，居實不居華，在春秋而志黃唐，此之謂大丈夫。

三十八章

仁義禮智，孔子以本於性天者言之，故字字精微，相生相輔而不可或缺。老子以出於氣運者言之，故字字粗淺，遞降遞下而大有低昂。孔子以達道爲道，達德爲德，以德行道，而道乃可得而爲德，此以切於人事者言之。老子以道爲常道，德爲上德，由道生德，而德亦可蹈而成道，此以本於天道者言之。故立言不同。要之，以孔子視老子則孔子爲至善，以百家視老子則老子爲大醇。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谷以虛爲盈，故衆聲響應。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

以爲天下貞，其致之致清寧靈盈，生貞之效。一也。蘇本無一也，誤。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發，震動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蘇本無爲貞而三字。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河上公本作穀，註：不爲輻作湊也。此其以賤爲本邪？耶同。非乎？故致致貴高。數車蘇本作輿。下同。無車。河上公曰：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輿，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居，故能成其貴。不欲碌碌。蘇氏輟曰：喻貴而不能賤。如玉，珞珞一本作落落，又作礫，音歷。蘇氏輟曰：喻賤而不能貴。如石。天也，地也，神也，谷也，萬物也，莫不資乎一，況王侯之貴高而不抱一，以爲天下貞，能無蹶乎？一，道也。道冲而不盈。以賤與下自居，則致貴與高，故王侯宜謙而不宜亢。

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虛極靜篤，反也，而萬物作焉，是反乃道之動也。專氣致柔，弱也，而嬰兒成焉，是弱乃道之用也。何也？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無必反，而後能生；有有必弱，而後能歸無。